

第一辑

中國近代文學研究



● 谈谈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钟敬文

● 我对扩大研究领域问题的看法……………邓绍基

● 『五四』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之回顾和对今后工作的设想……………王俊年

● 近百年诗坛点将录……………钱仲联

314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第一辑

中山大学中文系 编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编辑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125印张 220,000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册

书号10111·1397 定价1.15元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 1 •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DEPARTMENT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谈谈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钟敬文（1）

——致中国近代文学全国首次学术讨论会

全体同志的贺信

我对扩大研究领域问题的看法……………邓绍基（10）

——并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出版

“五四”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之回顾和对

今后工作的设想……………王俊年（13）

略论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变迁……………赵慎修（41）

从“尊情”到“感人为用”……………陈 铭（75）

——近代诗论发展的一个侧面

梁启超小说理论试评……………连燕堂（91）

梁启超散文的艺术特色及其评价问题 …… 牛仰山（126）

近百年诗坛点将录 …………… 钱仲联（155）

近代壮族爱国诗人黄焕中 …………… 曾庆全（171）

生母·情僧·诗作 …………… 马以君（184）

——苏曼殊研究三题

两位女诗人，一对莫逆交 郭延礼（209）

——《秋瑾文学论稿》中的一章

梁启超小传 钟贤培（226）

魏源 管 林（237）

全国首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综述

..... 柯夫 效维（243）

日本研究中国近代（清末）文学述略 林 岗（252）

小额（晚清小说） 松友梅（269）

稿约 （314）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No.1

CONTENTS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Letter to the Attendants at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Literature	
.....	Zhong Jingwen
My Views on the Expansion of Research Field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ublication of " <i>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i> "	Deng Shaoji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the May 4th Period and Tentative Ideas on Future Work	Wang Junnian
A Brief Review on the Change of Trends of Though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Zhao Shenxiu
From "Feeling is the First Thing" to "To Move is the Function of Poetry"	
——An A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etry Critique	Chen Ming
Some Tentative Comments on Liang Qichao's Theory of Fiction	Lian Yiantang

Artistic Features of Liang Qichao's Prose and Their Evaluation.....	Niu Yangshan
"A Honour Roll" of China's Distinguished Poet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Qian Zhonglian
Huang Huanzhong, a Patriotic Poet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in Modern Times.....	Zhen Qingquan
Beloved Mother, Passionate Monk and Poetic Writings	
——Three Subjects in the Study of Su Manshu	
.....	Ma Yijun
Two Poetesses, Two Bosom Friends	
——A Chapter from "Essays on Qiu Jin's Literary Career".....	Guo Yanli
Biographical Sketch of Liang Qichao	
.....	Zhong Xianpei
Wei Yuan.....	Guan Lin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Literature.....	Ko Fu, Xiao Wei
A Brief Account of Modern Chinese (Late Qing Dynasty) Literature Studies Conducted in Japan	
.....	Lin Gang
Hsiao Er (A Fic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Song Yumei
Notice to Contributor	

谈谈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

——致中国近代文学全国首次学术 讨论会全体同志的贺信

钟 敬 文

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诸同志：

我不是近代文学专门的研究家。但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感到很大兴趣，也怀有一些关于它的意见。因为我从少年时候起，就爱读我国古典诗词。解放后，在工作之余，对近代诗人、词家的作品更是大量浏览过，有的还成为我朝夕相伴的喜爱读物。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在六十年代前期，曾经进行过关于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理论史）的探究工作。在这过程中，为了要对所探究的对象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几年里，我不断在北京旧书店里搜购这方面的资料，并分别对它进行略读或精读。我接触了许多这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学术及一般文化的史料和有关论著。我的民间文艺学史的探究工作虽然没有全部完成（只陆续写了几篇散论，有的到现在还没有与学界同志见面），但是，这段经历在我个人的学术修养上是很宝贵的。因为它使我对这个历史转变时期的社会、文化各方面有相当全面的了解，有些地方还得到比较深入的体会。

上面这些经历使我对这段时期的一般文学、文化研究工作和成果，怀有不平常的感情。因为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盛会，我诚恳地写了这封信，向你们谈谈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问题的一些意见。

（一）扩大研究领域

全国解放后，我国学界对本国文学史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一般地说，并不是不景气的（除掉那黑暗的十年动乱时期的情形）。但是，对近代这段重要历史时期文学的研究，却是比较冷落的。不错，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方面曾经出版过一些专著及某些文学史著作中的部分论述。在资料搜集、出版方面，也有过象阿英同志苦心搜集、编纂的《晚清文学丛钞》那套分量不小的丛书。但是，《丛钞》所辑录的比较偏于一方面的资料，更不用说，那些专著（包括文学史著述中的部分）也大都是“概论式”的。从当时的指导思想来看，它跟我们今天所要求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都是有相当距离的。撇开其它方面，单从所处理的对象范围说，就不免使人感到狭窄。大概由于当时（大家不要忘记，它是在“大跃进”及其稍后的那段时间）那些执笔者过分重视文学直接对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的反映和武器作用。因此，在那概括性的教科书一类的著作里，被提到纸面上来的，就只有符合这种标准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他们要么就是革命的、进步的；否则就是反动的、落后的。对他们的叙述、评价，也是严峻地（往往也不免简单地）从这种标准出发的。那些被认为不属于这种标准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即使在历史上有过什么意义或产生过什

么影响，也都“不在话下”了。加上有些同志由于掌握史料不充分，或没有较充裕的时间去认真考虑，对于这种标准的掌握和运用，又未必是很确当的。因此，被选上的“香花”或“毒草”，就只有那一部分了。许多应该得到研究、探讨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就这样被置于视线之外。

我们随便举点例子。

近代是个大变动时期，跟文学创作本身的变革同时，对于它的观点（文学原理及批评）当然也要发生变革。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变革情况，是相当巨大、广阔和复杂的。但是，我们这方面研究的同志，很少给以注意，或者注意到一些，却不能很确切地揭示它们的本质及历史关系。解放后，在谈论《红楼梦》的文章里，有时提到“旧红学”（主要指“五四”以前的索隐派）。但是很少有人认真花功夫去分析、研究它，大都只是主观地给以否定了事（对于“五四”以后的“新红学”也是如此）。近代流行的“旧红学”，尽管观点上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它却是当时进步思潮的产物（虽然它的出世时期实际还要早一些）。关于这点，六十年代初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三期）。可惜它没有得到学界的注意。总之，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史是值得重视的，是应该对它进行有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的。但在我们的学界里，它还近于一块处女地。尽管在五十年代末就有人编辑过这一时期的论文集。

又如关于翻译文学。晚清时期，不但是一个文学上翻译很热闹的时期，它使我们的广大读者开拓了视野，也使我们的固有文化跟世界的近代文化联系起来，并使我们的文学在观念和创作实践上受到影响，因而有了新的发展。单就我们现在通

行的、狭义的文学概念（把它的涵义限于艺术性的语言文学创作，其体裁为诗歌、小说、戏剧等），就是在这个时期输入的、国际性的文学定义。但是，上面所说的这些现象，它在我们的近代文学史著作里没有得到应有程度的反映。至于缺乏比较有份量的研究专著，就更不用说了。

此外，如马君武、林纾、严复、王国维、王鹏运等有成就、有影响的作者（有的还是革命派的作者）的诗歌、散文、长短句及文论、文学史著作等，一般都没有受到较大的注意，很少人对它进行专题深入的研究，或在“概论式”的文学史中给以较充分的位置。

总之，近代的文学领域是相当广阔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开拓、耕耘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的原始林还多着呢。它正有待于今后勇敢的伐木者去发挥力量。

（二）力争“深耕细作”

在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上，把对象范围限得太狭窄，固然是一种损失，但在研究态度上，满足于浮光掠影、不深不透的情况，也是不足为训的。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者，过去对于某一作家、某一流派或某一文学现象，往往只浮面地或片面地加以剖析、评论。如果是一位进步作家或反动作家，对他往往只强调某一点、某一作品，并不管其它情况。就某一点或某一作品而言，也往往没有进行比较艰苦的深入挖掘的功夫。结果，不能探得骊珠，只能抓得龙身上的一些鳞片。

拿南社这个当时进步的文学团体及其社员的问题来说罢，

对于它的基本性质和一定时期社员大致的共同倾向固然应该首先弄清楚，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对这个社团的“革命性”给予精确的、科学的分析，对集团中那些不同作家的政治态度、文艺思想等的差异也应作比较详细的探索，他们的共同风格与某些作家的特殊风格，也应该给以鉴别和详断。过去我们的文学史家，虽然都重视这个团体及其一些领导成员，也大都一般地指出它和他们的主要倾向。但是，那多少总使人有些“粗枝大叶”之感。它缺乏一种应有的精密度（问题并不在于论述篇幅的长短上），而这在科学著作上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在农业的经营上，为了获得美好的收成，深耕细作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那么，在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上，又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它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语。

（三）注意辨别史料问题

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大都知道，在这种学术活动上，有一项工作是不能忽视的，就是要对所采用的史料，加以严格的辨别。不管所从事的是通史或专史，也不管是古代史或近代史，都有这个不容推诿的任务。就是现代史，何曾能够免除这道工序？例如鲁迅是现代史，又是一个精细的作家和学者，但是他关于自己作品所记的写作年月，有的就跟实际情况有出入。又如他早年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习了两年，在那里究竟学了些什么，他自己没有明确地说过，倒是他的朋友许寿裳（当时还是跟他在该学院一道学习的），说他是学习日语。这就成了国内许多传记等作者的根据，好象铁案如山了。但是，据我们从国内外文献对它进行考证的结果，鲁迅在那里进的是“速成普

通科”（或作“普通速成科”），当然也学日文、日语，但是除了第一学期日语所占比例较重外，其他学期，学的是一般中学里所教的那些功课。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运用史料去著作历史，对它（史料）进行辨别、鉴定，是决不能省掉的一个手续。即使那是现代的、属于第一手的材料，也不能例外。因为史料范围相当广阔，它的造成原因又比较复杂。自然，并不是所有的史料都需要经过繁难的考证，但是，至少有一部分是非通过这种科学作业的手续不可的。

近代文学作品等的产生和流布，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岁月了，作为史料，其中需要审慎考证的自然不少。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学史编著者有时不免有些大意。例如把樊增祥、易顺鼎算作“同光体”（江西诗派）的作者。又如说苏曼殊兼通英、法文。其实，曼殊对于欧洲文字只懂英文，他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大概根据的是英文或日文。这个不确实的说法，（认为他兼通英、法文）好象是始于柳亚子先生。但是他在后来所作的文章里也自己改正了。象这类不符合事实的论述，如果著者稍加考查是可以免除的。

关于史料辨别问题，我不能不提到另外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关于这时期民间文学资料的引用。一些产生于大跃进稍后时期的近代文学著作，不约而同地论述了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民间歌谣、传说、故事等。这是一件大好事。尽管“五四”以后，在文学史里写进了民间文学的资料并不算什么稀奇，而上面那些近代文学史里提到民间歌谣等，却是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和新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更有不同的意义了。可是，这种好事的实际做法却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在于那些著作里这方面资料的来源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对所采用的史料，

是否实行严格的审查、鉴别。解放以后，我们搜集、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歌谣、民间传说、故事及民间小戏等。成绩是显著的。在记录和整理上比较忠实的集子或篇章，当然是不少的，但是不可讳言，有相当一部分的所谓记录作品，特别是革命传说一类的作品，是经过搜集者、编纂者有意识的修改、增饰的。他们或拔高主题思想，或添益故事情节及藻饰词语。有的甚至是一种再创作或全篇新造。关于这种情形，过去学界已有人指摘过。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这种表面好象在表彰人民艺术创作的做法，实际往往却损害了它，特别作为科学的文学史，是不能无鉴别地（尽管是好心地）采用这种不忠实或不太忠实的史料的。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专题研究里，或概论式的文学史著作里，对于这一点，坚持严肃鉴别史料的科学原则。不能因为一时的轻信或好心，使自己的学术著作降低价值。

（四）更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

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界要求思想解放，这是对的，也的确取得了以前不能够有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同志不免走得太远了。他们认为马列主义是束缚学术活动的绳索，应该把它抛掉，甚至有的也竟然这样做了。我们要郑重指出，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是解放思想的，是促进学术思想的，是使思想科学化和有利于人民革命、建设事业的。那些束缚人民思想、摧残学术事业的，是假马列主义。它是对于卓越的马列主义原理和方法的歪曲、恶用。

过去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和论述上，的确也出现了一些非

马列主义的东西。我们把文学史（特别是近代文学史）当成直接的政治思想史和斗争史。文学作品和其它文学现象，只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资料。不理睬（或不完全理会）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广泛性和特殊性，不理睬作家（特别是生活在大变动时期的作家）思想、艺术的复杂性。他们的处理办法，大概如下。一个作家，如果是反动的、落后的，或者被认为反动的、落后的，那么，他的作品就是没有价值的，或者完全没有价值的。即使实际上它的思想、艺术有某些可取之处，往往也要用各种理由去否认它或尽量降低它。如果那位作家是革命的、进步的，或者被认为是革命的、进步的（又或者在某一时期曾经是革命的、进步的），那么，对他的作品，不管它的思想的深度到底怎样，有无独创性，也不管它艺术成就到底怎样，总是给予很高的评价。有些同志对某些作家或某些流派，虽然注意到前后期的分别，或者思想、艺术的某些矛盾情况，但是没有比较深入的分析，那结论往往是先定的，是公式化了的。它缺乏那种吸引人的精审见解。

在上面所指出现象中，多少已经涉及到了唯物辩证法的运用问题。因为这种科学的方法，既是处理事物（这里是文学现象）的手段，同时又是观察事物的观点和原理。这种方法论的一些规律，我们学界的同志，应该说是惯闻习见的。但是在那些科学工作（研究和论述）的实践上，我们却不常见到它，象矛盾对立、发生、发展和衰亡，一种事物与其它事物的联系，……这种种规律，象它存在于的许多文化现象或自然现象一样，也当然存在于我们近代文学的现象中。但为什么在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它的光影却那么朦胧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

总之，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它不仅是研究工作中的局部性问题，应该说它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即使不一定都“迎刃而解”，至少解决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还有其它一些问题和意见，因为时间等关系，就不罗嗦了。以上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大都是属于过去那些时期的。近年来，情形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变化，自然也还不能说已经彻底消除。为了清理过去，策励将来，我还是率直说了。至于立意吐词，不妥的地方，不但要请原谅，也希得到宝贵的指教。

1982、10、12于北京

我对扩大研究领域问题的看法

——并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出版

邓 绍 基

近代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在我国文学史研究中却始终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近年来，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有所加强，不少研究者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比起其他的文学学科来，相对地说，还显得薄弱。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这个会议上，我得悉由中山大学中文系编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种专门发表近代文学的各类研究成果以及有关资料的刊物——《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将在不久之后问世，我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工作。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各类刊物的出版不胜其数，即就文学学科来说，刊物之多也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其中不少刊物使人感到是“锦上添花”，而《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却是“雪里送炭”。“锦上添花”固然也有必要，因为它是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但“雪里送炭”却更为难能可贵，因为它更带有紧迫性，它将有助于促使一门比较薄弱